



# 康巴周末

## 康巴文学

2025年10月10日 星期五  
责任编辑:南泽仁 版式设计:陈雪峰



小说连载版精选

7

人乘武流文学精神 康巴当代文学阵地 康巴当代文学旗帜 康巴未来文学摇篮

# 嘉绒传奇

◎嘉绒云灯

她看到远离帐篷的草地上，一对对满怀甜蜜的青年男女，或席地花丛窃窃私语，或手牵马儿相依慢行，或共骑扬鞭相拥疾驶。她默默地祝福着他们，也憧憬着自己能成为这片草原上幸福的人儿。

她缺少慕名而来的追求者：原绕丹甲尔布辖地守备、游击，革布什扎甲尔布，原赞拉甲尔布守备、千总等公子少爷，但她与地率真的性格不同的是，她在自己的感情上却十分慎重。因为与巴拉斯底的世袭婚约，她感情深处认同的是巴拉斯底甲尔布的少爷。虽然那个少爷是高是矮，是英俊还是丑陋，是聪明还是呆傻，都不容她选择，但她认为世间无完美的事情；她既然投身甲尔布世家，就要遵守甲尔布的规矩，做一个有利于百姓的人，做一些有利于百姓的事。

因此，直到她与巴拉斯底大少爷丹增汪青成婚，在绰斯甲广袤的草原上，没有一点关于她情感上的传闻；她成为绰斯甲青年男女的榜样，绰斯甲人民心目中忠贞不二的典范。

她早就听说绒麦章谷(下部农区群岩之首)所在的几个甲尔布地域，不但气候温和、环境优美、物产丰富，而且文化深厚、民俗迥异、各有特色。就拿男女青年表达情感来说，都借物托情、含蓄深沉，让人叹为观止，令她充满了无限的遐想。

可一手操办若木尼节的丹增汪青却行事诡秘，对她也是遮遮掩掩、只字不提，说是到时要给她一个惊喜。

最着急的是管家拉斯白崩金。他整天像是丢了什么东西一样，在宏大的官寨四处转悠。眼看若木尼节就要到了，大少爷却一点行动也没有。他给巴拉斯底甲尔布办过大大小小不计其数的事务，没有一次是这样云里雾里、没有抓拿的。阿伊拉姆要他全力协助大少爷办好若木尼节，可至今大少爷没有吩咐他办一件事情，他也没有看到大少爷准备节日的迹象，官寨一如平常。

这使他非常纳闷，百思不得其解。

最让他一筹莫展的是，拉斯白崩金本想借协助大少爷——也是他的女婿——筹备若木尼节，尽最大的努力表示他对大少爷，特别是少夫人绰斯甲色姆的感激之情。但情形如此，他有力也使不出。

当初，阿伊拉姆和他不顾巴拉斯底上层人士的极力反对，不顾大少爷丹增汪青的感受，本想着把巴拉斯底甲尔布的权力掌控在自己人手里，违反了“与甲尔布联姻只能是同一阶层的甲尔布或甲尔布波尔吉”的规矩，也违反了与克罗斯甲尔布世代联姻的盟约，私下把他自己的女儿拉斯白当姆嫁给了大少爷。

骑坐在黄伞下，头戴黄顶金边法帽、手执黄色玛瑙佛珠、眯缝着双眼的喇嘛，大家一看便知就是巴拉斯底的朗松、白利拉姆的哥哥益西拉买。

喇嘛队伍的后面，又是由下人们牵着的数十骑高头大马。打前的是白利拉姆，其后分别是少少爷丹增汪青和其妻绰斯甲色姆，三拨大少爷邀请的嘉宾，沈洛土舍青谷·灯增大少爷的队伍，管家拉斯白崩金，以及各土舍、头人及其家人。

再后面，是德嘎姆卡布绒和数十名下人吆喝着数十匹驮牛，每

匹驮牛都背负着捆扎整齐的物件。

一路上都是人，都是背负着背篓、穿着干净衣服的男女，都低着头、弯腰屈膝在路的下方，待官寨里出来的庞大队伍走过，才跟在后面行来。

因为一年一度的若木尼节，因为巴拉斯底上至甲尔布、下至全部部落土舍、头人以及琼日、隆斯库寨子的所有百姓都要参加，去巴玛克神山的路修整得跟大金川河谷通往琼日官寨的官道一样，完全没有上牧场的路艰险；加之马匹都由下人们牵着，穿密林、上陡坡、过河滩都无惊无险。

天气晴朗，远处高耸的巴玛克神山以它凛然不可冒犯的高度和威严，迎着浩浩荡荡的队伍。走了大半天，歇了三回，才走出丛林，来到神山下的一块平坦如席的草地。看到一座座如团团白云似的帐篷，高头大马上显贵们都如释重负般地吐出一口气来，觉得又有了借以依托的地方；踩在牵马人的背上下，被下人们簇拥着进入到早已装饰如家的帐篷休息。他们难得在马上这样折腾大半天，都感觉疲惫不堪，吃过晚饭，都在家人的伺候下早早躺倒在垫了卡垫和锦被之间。

只有后面背负背篓的众百姓，放下背篓稍事休息，三三两两地取出随身背的牛毛帐篷，搭在白色帐篷群的后面，然后架起三块石头，放上铜锅，捡了柴火，开始熬茶做饭。

牧场离巴玛克神山不远，若木尼节搭建帐篷的地方还要比牧场低一些。向巴和数十个牧民赶着六十头牦牛和二十只绵羊，上午便到了。他们按照德嘎姆卡布绒上牧场来的吩咐，宰了十头牦牛、二十只羊，下午就在专门的帐篷里把牛羊肉煮了，准备甲尔布、土舍和头人们节日上的肉食。

神山下的太阳出来得特别早。当人们睁开眼来时，太阳光已经照射得帐篷里红彤彤的。他们以为昨天太累，准是睡过头了，想必若木尼节早已开场，慌忙穿衣洗漱走出帐篷外。帐篷外是金黄的阳光、湿漉漉无边的草地、披着晶莹剔透露珠的花朵，还有令人神清气爽的草原上的空气。

喇嘛队伍的后面，又是由下人们牵着的数十骑高头大马。打前的是白利拉姆，其后分别是少少爷丹增汪青和其妻绰斯甲色姆，三拨大少爷邀请的嘉宾，沈洛土舍青谷·灯增大少爷的队伍，管家拉斯白崩金，以及各土舍、头人及其家人。

再后面，是德嘎姆卡布绒和数十名下人吆喝着数十匹驮牛，每

匹驮牛都背负着捆扎整齐的物件。

一路上都是人，都是背负着背篓、穿着干净衣服的男女，都低着头、弯腰屈膝在路的下方，待官寨里出来的庞大队伍走过，才跟在后面行来。

因为一年一度的若木尼节，因为巴拉斯底上至甲尔布、下至全部部落土舍、头人以及琼日、隆斯库寨子的所有百姓都要参加，去巴玛克神山的路修整得跟大金川河谷通往琼日官寨的官道一样，完全没有上牧场的路艰险；加之马匹都由下人们牵着，穿密林、上陡坡、过河滩都无惊无险。



# 女儿谷 1937

◎李左人

匹驮牛都背负着捆扎整齐的物件。

一路上都是人，都是背负着背篓、穿着干净衣服的男女，都低着头、弯腰屈膝在路的下方，待官寨里出来的庞大队伍走过，才跟在后面行来。

因为一年一度的若木尼节，因为巴拉斯底上至甲尔布、下至全部部落土舍、头人以及琼日、隆斯库寨子的所有百姓都要参加，去巴玛克神山的路修整得跟大金川河谷通往琼日官寨的官道一样，完全没有上牧场的路艰险；加之马匹都由下人们牵着，穿密林、上陡坡、过河滩都无惊无险。

天气晴朗，远处高耸的巴玛克神山以它凛然不可冒犯的高度和威严，迎着浩浩荡荡的队伍。

走了大半天，歇了三回，才走出丛林，来到神山下的一块平坦如席的草地。看到一座座如团团白云似的帐篷，高头大马上显贵们都如释重负般地吐出一口气来，觉得又有了借以依托的地方；踩在牵马人的背上下，被下人们簇拥着进入到早已装饰如家的帐篷休息。他们难得在马上这样折腾大半天，都感觉疲惫不堪，吃过晚饭，都在家人的伺候下早早躺倒在垫了卡垫和锦被之间。

只有后面背负背篓的众百姓，放下背篓稍事休息，三三两两地取出随身背的牛毛帐篷，搭在白色帐篷群的后面，然后架起三块石头，放上铜锅，捡了柴火，开始熬茶做饭。

牧场离巴玛克神山不远，若木尼节搭建帐篷的地方还要比牧场低一些。向巴和数十个牧民赶着六十头牦牛和二十只绵羊，上午便到了。他们按照德嘎姆卡布绒上牧场来的吩咐，宰了十头牦牛、二十只羊，下午就在专门的帐篷里把牛羊肉煮了，准备甲尔布、土舍和头人们节日上的肉食。

神山下的太阳出来得特别早。当人们睁开眼来时，太阳光已经照射得帐篷里红彤彤的。他们以为昨天太累，准是睡过头了，想必若木尼节早已开场，慌忙穿衣洗漱走出帐篷外。帐篷外是金黄的阳光、湿漉漉无边的草地、披着晶莹剔透露珠的花朵，还有令人神清气爽的草原上的空气。

喇嘛队伍的后面，又是由下人们牵着的数十骑高头大马。打前的是白利拉姆，其后分别是少少爷丹增汪青和其妻绰斯甲色姆，三拨大少爷邀请的嘉宾，沈洛土舍青谷·灯增大少爷的队伍，管家拉斯白崩金，以及各土舍、头人及其家人。

再后面，是德嘎姆卡布绒和数十名下人吆喝着数十匹驮牛，每

匹驮牛都背负着捆扎整齐的物件。

一路上都是人，都是背负着背篓、穿着干净衣服的男女，都低着头、弯腰屈膝在路的下方，待官寨里出来的庞大队伍走过，才跟在后面行来。

——《嘉绒传奇》

“我哪敢有这个想法哦！”丹增大呼冤枉。“我多捐点钱粮，多积点功德，绝不敢向百姓摊派！”

“你打算捐多少？”钟秋果问。坐在桌边的赵元福握着笔准备记录。“除了再捐500斤青稞，300斤苞谷，200块藏洋。”

胡仁济不屑地说：“亏你说得出口！”“县长大人明鉴，”丹增怯怯地望着胡仁济，明白他要收拾自己。“我眼角落落你们

都看了个遍，粮仓空空，腾给办事处装救济粮了。官寨除了卖点余粮和几头牦牛，没有现金收入，你叫我到哪儿去找钱呢？”

“放肆，你倒来脾气了！”胡仁济脸一黑，提高了声音。

泽仁旺姆突然走上土台，大声说道：“胡大县长，家里的油盐柴米是我在管，收租征粮也是我在督促催办，丹增从不过问。要发脾气冲我这个妇人来吧。劳您，我家历年存粮都捐给红军了，只剩下藏在牛场那千把斤。每次开本布会，都是我办招待，还杀牛熬汤分肉，这都得算我雅卓官寨的贡献吧？捐粮捐款的事，我替他应承下了，等秋收完，凑一个整数，把功德做圆满；捐粮1000斤，钱再加100块，共300藏洋。要是还嫌少，把我身上的首饰也搭上，作价1000藏洋。”说着，抹下手上的金戒指、手镯，取下项链、耳环，一样一样重重地放在讲桌上。“你看，够不够加入国民党了？”

这下有戏看了，台下的头人、村长都来了兴致，瞪大眼睛看咋收场。

“夫人别生气，胡县长不是这个意思。”钟秋果连忙站起，好言相劝。

泽仁旺姆对雅卓乃至扎坝的公事插手惯了，时时越俎代庖替丈夫拿主意、代丈夫出面说话，钟秋果不觉得有什么不妥，劝道：“捐粮捐款是各尽所能，表明一种哀悯民生的态度，捐多捐少我们都欢迎。这样吧，这些珠宝请收检好。美丽的夫人怎么少得了漂亮的装饰呢？”他把首饰塞到她手里。“雅卓官寨，就捐1000斤粮食，300块藏洋。”

说完带头拍手，王中、马龙跟着鼓掌，有几个头人、村长极不习惯或是很不情愿地拍了几下，掌声稀稀拉拉。

胡仁济只用右手指尖在左手心轻轻碰碰。赵元福提起笔，记下第一笔捐粮捐款。

有丹增、泽仁旺姆带头，其他土百户也两三百块、五六百斤报了数。

让丹增多出了血，胡仁济暗自得意。他接着询问各村头人，半晌无人响应。

钟秋果说：“一块牛粪饼烧不开一壶茶，一块石头盖不起一座楼，抗旱救灾人人都应出力。”他看了看索冷，点名道：“索老板！”

索冷立起身子，表情含糊地笑笑：“扎坝的大凡小事，都是贵族族本布些说了算，我们平头百姓岂敢掺和！”

这番话明显是冲着泽仁旺姆不让他和各村头人参加午宴而发。钟秋果笑道：“你索冷不仅是一个精明能干的充本，还是得到村民拥戴的更巴，在扎坝也算是有头有脸的干部。上午你怜悯乡邻疾苦，主动煮稀饭济贫，下午捐款捐粮赈灾，肯定不会甘落人后！”

胡仁济说：“谁不知道你是扎坝首富，在我道孚县也是扳起手指头数得着的人物，哪个敢小看！你就是齐天大圣孙悟空，拔根毫毛就变出一桌大餐，让全扎坝人吃一年饱饭。”

“哟！”索冷笑出声来。“胡县长胡大人高抬我了，我哪有那能耐！”